



雲南西嘯，中國通往東南亞要道，北回歸線穿境而過的喀斯特綠洲。植物「大熊貓」華蓋木的故鄉，擁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中國面積最大、種群數最多的珍稀木蘭園。鋁土礦儲量雲南之首，是中國陽荷之鄉，刨花刺繡發源地。2014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25.4億元，增速12.5%，增幅居文山8縣市第二。西嘯正煥發前所未有的生機，享受着生態經濟帶來的紅利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 西嘯報道

責任編輯：胡可強
版面設計：陳潔

西嘯精神：

敢叫石漠變綠洲 後發勇闖促跨越



■西嘯曾被地質專家稱為「失去人類生存條件的地方」。
呂德仁 攝

曾經，西嘯被地質專家稱為「失去人類生存條件的地方」：水土流失、石叢遍布、土地貧瘠、生態惡劣，是雲南乃至滇黔桂「生態癌症」石漠化程度最嚴重地區之一。境內99.9%面積屬山區，喀斯特山區佔75.4%，人均耕地不足0.8畝。當地流傳着一首民謠：「亂石吞兒地，牛都進不去，春耕大坡，秋收小籬。一年種，二年荒，三年石頭推滿山。」

當代「愚公移山」的故事，就發生在這個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。對西嘯人而言，大山帶給他們貧窮與艱難，也賦予他們比山高的脊梁，比石硬的鐵骨。他們靠一雙雙勤勞的手，向頑石宣戰！創造了「搬家不如搬石頭，苦熬不如苦幹；等不是辦法，幹才有希望」的西嘯精神。經過整治，石漠化下降到983平方公里，森林覆蓋率從30年前的25.1%上升至53.3%，石漠變綠洲，天堑成坦途，窮鄉換新顏，西嘯人選擇和創造了一條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發展之路。

肖家塘：四個「愚公」一條路

肖家塘村距西嘯縣城僅有20公里，此前，由於山石阻隔，去一趟要花五小時，交通不便，讓原本有12戶人家的村子漸漸只剩下4戶。

四戶人家的壯丁中最年輕的侯壽高從西雙版納歸鄉後決定，與其和別人一樣背井離鄉打工，不如在

家鄉修路試試，「搬家還不如搬石頭」的念頭，很快付諸行動。

2006年農曆6月，四戶人家達成一致，每家出一個勞動力，中午輪流由各家家屬送飯。他們在沒有任何機械的情況下，每天艱難推進，最險要的懸崖，由三十多歲的侯壽高爬上懸崖打炮眼，兩個月才修了20米；年過五十的鄧招財和姚仕斌，都在修路時別斷了手指，六年時光，路終於修通了。

「莊稼人，沒那麼金貴。」老鄧摸着手指上高高的凸起，咧開了嘴笑，六年來，就算不計勞動力成本，四家人也花費了十多萬元修路，這對年收入只有幾千元的他們來說，幾乎是孤注一擲，每家都欠下不少外債，但他們並不後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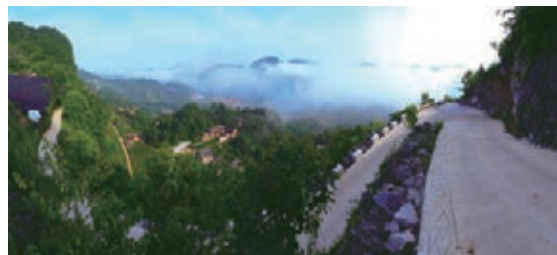
■肖家塘「四愚公」。
蘇文林 攝

「能有一條出山的路，是祖祖輩輩的渴望，我們實現了。」鄧招財說，路通了，兒子回家也更方便了。侯壽高則證明了自己當初的判斷：「車能開到家門口，買化肥、賣豬都更方便了。」最受益的，還是四戶人家的六個孩子，他們順着新路走到學校只要半小時。

岩頭村：懸崖峭壁變通途

在西嘯縣，治理惡劣生態環境的故事數不勝數。岩頭村是西嘯縣西灘鎮的一個小山村，因居住在懸崖之上而得名。過去，由於進出村子的必經之路被懸崖阻隔，村民們養出一頭豬，都要請幾個人幫忙抬出去，在結算工錢之後，賣豬錢早已所剩無幾。

11年前，當村民小組長李華明動員了14名村民



■修到雲層上的岩頭村公路。
呂德仁 攝



■植物「大熊貓」華蓋木。西嘯縣委宣傳部供圖

向懸崖宣戰，向頑石要路時，曾有人和他打賭：你如果能把路修通，我用手板煎雞蛋給你吃。

經歷11個寒暑，水泥路修通了，岩頭村人乘車到縣城只需要20多分鐘，困擾岩頭村的出行難、運輸難、交易難等諸多難題迎刃而解，圓了祖祖輩輩的通車夢。

劉家塘：鑿石挖出「勝天洞」

劉家塘村四面環山，地勢低窪，最好的土地就在「盆底」，每到雨季，村裡的100多畝農田都會被內澇淹沒。大山閉塞了這裡的交通，更堵住了人們的出路。

為解決洪澇和出行難題，六十年代初，劉家塘村的劉學金、劉學成帶領附近村寨24名青壯勞力，在衝子山與麻栗山之間丫口處開挖隧洞，日夜不停三班輪換，從山兩面同時開挖。十年時間，鑿通了300米長的隧洞。當地人自豪地稱其為「勝天洞」，寓意只要努力，人定勝天。

由於當時的條件有限，沒有測量技術及相關設備，修成的隧洞水平面高於壩區地面，排水洩洪效果不明顯。縣財政又出資10萬元，對隧洞進行了再次修挖，同時對洞槽及隧洞內的路面進行水泥硬化。如今，劉家塘村已鋪築了進村入戶水泥路，「勝天洞」依然是全村的排水洩洪和出行通道。



■劉家塘勝天洞當年的建設者。
蘇文林 攝

三光村：搬石開墾新田園

興街鎮三光村，因過去樹林砍光、水土流失、姑娘跑光而得名。隨着西嘯縣把該片區規劃為中低產田改造示範區，通過石漠化綜合治理，炸石壘台造地，修建水窖，同時科學套種作物等措施，實現糧食增產、作物增種、群眾增收。現在的三光綜合治理片區，平整地烤煙長勢旺盛，兩旁石埂錯落有致，公路如絲如帶，經濟林木繁旺翠綠，正是西嘯縣石漠化治理成效的縮影。

俯仰石之天地，錘擊青石之音，西嘯人用鐵錘、鋤頭、撬棍加上長滿老繭的雙手，在犬牙交錯、石峰疊起的山坡上搬石壘田，築起「山石田園」。他們用自己的實踐證明，石漠也能變成綠洲，也能打造成宜居環境。



■經過石漠化改造的田地。
蔣天輝 攝

綠色回歸 再造秀美山川

現在的西嘯，湛藍的天空下，波光粼粼的嘯陽河畔，遠近青山綠裝素裹，田地裡的莊稼已經成熟。

這一切不僅是石漠化治理的成效，更要歸功於西嘯縣委、縣政府提出的「綠化大地」的目標，通過政府動員，生態保護觀念深入人心，全縣掀起了植樹造林、封山育林、退耕還林、生態公益林保護的熱潮。

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小橋溝分局的39位幹部職工翻山越嶺，風餐露宿。因長年在潮濕森林裡巡山護林，宋代清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病，但為了護林，他仍然拄着拐杖，艱難奔走。

在香坪山珍稀木蘭園，「全國綠化獎章」獲得者楊耀海20多年來，把國家級珍稀植物華蓋木、馨香木蘭、大果木蓮等推廣到30多種，培育各種珍稀瀕危苗木180多萬株，為青山添新綠。

昔日的荒山秃嶺新披翠綠，生機勃勃，大自然發生了令人驚歎的滄桑巨變。到2014年年末，西

嘯縣森林覆蓋率從30年前的25.1%上升至53.3%，西嘯人逐漸享受到環境改善帶來的生態福利。



■香坪山珍稀木蘭園將開發芳香旅遊。李光聰 攝

記者手記

精神成資源 差距當潛力

石漠化是喀斯特地區土壤侵蝕的終極狀態，與北方沙漠化、黃土高坡水土流失並稱中國三大土地退化問題。面對「石魔」，最簡單的辦法是搬家，但西嘯人選擇用精神守護家園，他們憑着內心的篤定與堅實，把石漠改造成綠洲田園。

或許對於住在城市裡的人而言，很難想像西嘯人是用怎樣的毅力努力生活，只為土地冒出新芽時，那一絲燦爛的笑容。無論如何，我們必須對他們保持敬意，在他們身上，我們看到了質樸的農耕情懷，他們保留了中華民族對土地的原始熱愛，無愧於「當代愚公」的稱號。

同樣了不起的還有西嘯縣委、縣政府，在他們的決策下，西嘯縣在農村公路建設方面實現了「四輪驅動」，即：「群眾主動，突出主體作用；精神鼓動，激發建設活力；幹部帶動，提升凝聚力；黨政推動，強化組織保障。」

今天的西嘯，實現了歷史的承接與跨越，因地制宜的石材產業園區啟動建設，礦產資源整合持續推進，興街出口貿易加工區緊鑼密鼓，縣城規劃初見前景，香坪山旅遊開發指日可待。西嘯將進一步弘揚「西嘯精神」，發揮後發優勢，以等不起、慢不得、立即幹的氣魄，疾步駛入跨越發展快車道。

六子登科：石漠化治理的西嘯模式

在治理石漠化的長期實踐中，西嘯縣摸索和總結出了「六子登科」的石漠化治理模式，成為雲南省乃至中國石漠化治理的經驗。

山頂戴帽子——採取封山育林、植樹造林、生態公益林保護等措施，恢復森林植被，搞好水土保持，防治石漠化。

山腰系帶子——充分利用退耕還林和沿山一帶的土地，大力發展核桃、油茶等特色經濟林，促進農民增收，調動農民參與工程建設的積極性。

山腳搭梯子——對坡度小於25度的山前緩坡進行「坡改梯」，炸石造地、營造生物埂，防止水土流失，增肥地力，保護耕地。

平地鋪毯子——結合岩溶地下找水，大興水利建設，着力開展中低產田地改造和高穩產農田地建設，提高土地產出率，增加糧食產量。

入戶建池子——發展戶用沼氣池、小水池建設，戶均建一口水窖、一個沼氣池、秸稈氨化池，解決農村能源、人畜飲水和牲畜飼料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。

村莊搬位子——對石漠化地區失去生存條件的農戶實施易地搬遷，村莊向條件好的地方遷移，勞力向發達地區輸出，緩解人口對生態環境的壓力，增強農民自我發展的能力。